

誠知此恨人人有



朱東潤
(一八九六至一九八八)先生曾經是母校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大教授」之一。故老相傳，朱先生的學問以正大、正經出名，他先後撰寫的《張居正大傳》、《王守仁大傳》、《陸游傳》、《梅堯臣傳》等具有影響的傳記作品，傳主都是歷史上的一代豪傑，道德文章名滿天下。聽說他對於另一位大教授蔣天抒先生盡心盡力出版乃師陳寅恪為名妓寫的《柳如是別傳》還頗不以為然。

朱東潤被稱為真正開拓中國現代傳記文學領域的第一人，以宏偉視角、歷史眼光為人稱道，然而最近我卻看到了他一本不以歷史名人為題、鮮為人知的作品：《李方舟傳》。這是中國傳記史上少有的為普通家庭婦女立傳的作品，甚至李方舟也並無其人，原型是朱東潤結髮四十九年的妻子鄒蓮舫。再一看，本書屬於「火鳳凰叢書」系列，出版於一九九六年，由我的老師陳思和總體策劃，其他書目包括賈植芳教授曾經惠贈的《獄裡獄外》。

朱東潤和鄒蓮舫是少年夫妻老來伴。兩人是家庭包辦婚姻，一九二〇年成親當天才見面，他二十三歲，她十九歲。在以後將近半個世紀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在戰亂中分分合合，一共生下了四個兒子、三個女兒，其中長子和二女兒先後夭折。一九二七年國民軍北伐，他們在蘇北老家逃過軍閥。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們又兩地分居長達八年；朱在四川教書，鄒一個人帶着孩子在泰興操持家事，苦苦掙扎。戰亂期間人心不穩，朱東潤的朋友因熬不住長期寂寞，紛紛在四川另續琴弦。也有人傳說朱在外面另有家室，鄒聽了卻付之一笑，始終信賴丈夫。一直到抗戰末期，她才讓大女兒入川看望朱東潤，把濃情蜜意都融進一罐自己熬製、讓女兒帶去的蟹油裡。而朱東潤對鄒蓮舫的感情也始終不渝。八年間他們魚雁傳書，以寄相思，在《李方舟傳》中，朱氏有詩曰：「寶鏡香殘秋漏冷，戍樓天遠報書遲。但願他生重覲面，一生長得向蛾眉。」

一九四六年抗戰結束，夫妻終於圓滿。一九五〇年院系調整以後，朱東潤被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一家三代，其樂融融。可是，一九六六年「文革」風暴席捲全國，朱東潤首當其衝地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批判、鬥爭、下放勞動為他日常生活全部。此時，一張出自鄒蓮舫之手的大字報出現在復旦大學滿院批判朱東潤的大字報中間，為朱東潤鳴不平，為他叫屈。當時早因胡風問題被開除黨籍、接受勞改的章培恆回憶說，朱師母剛烈義勇，可是看問題太天真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她這樣做不啻火上身，立即遭到「造反派」的批鬥和凌辱。

個性剛毅的鄒蓮舫在漫長的生活歲月裡從來沒有低過頭。但是這一次，丈夫自身難保，兒子白天要上班，孫輩下鄉插隊落戶，她開始感到絕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下午，她在家裡懸樑自盡，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着：「東潤，我先行一步了，錢留在衣袋裡」。她的遺體被匆匆火化了，因為是自殺，骨灰都不允許被保留。而朱東潤當時限定的活動範圍是「西到大八寺，東到五角場」，甚至連去火葬場看亡妻最後一眼的權利都沒有。

朱東潤在他的自傳中寫道：妻子死後，他生命的春天永遠沒有了。然而，他不願隨時被抄家檢查的危險，秘密為亡妻立傳，用託名的方式寫成的一百頁小書《李方舟傳》由此誕生。文字雖然簡短，事跡雖然平常，鄒蓮舫的純真勇敢、樸實善良，她為愛為家的默默奉獻，依然在為夫者的回眸之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賈植芳的妻子任敏生前說過，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妻子極不容易。平日生活清貧，「野蔬充膳」、「落葉添薪」還罷了。更有甚者，政治風雲詭譎多變，倔強「多嘴」的知識分子一旦遭到「專政鎮壓」，難免連累妻孥。真是誠知此恨人人有，憂患夫妻百事哀。朱東潤和鄒蓮舫相知、相愛、相伴半個世紀，最後不免「頭白鴛鴦失伴飛」的結局，令後輩學子敬仰而復悲愴。